

一片深湛幽黯的湖

是否，我和我的身世便像是那纏繞交織的繩團，分不清那一端是頭那一端是尾，在過去的某個時刻換取或對折而不自覺，並且接替彼此接下之時光，穿繞銜接，每一道命運端口的微細針尖。

像場牌戲。在你抽走我手中握有的唯一的王牌以後，你便取代那個出局之我，以從我這兒贏取的籌碼繼續和他者對賭。

還是相反的是，當我在拳擊場上迎擊不暇，命運之拳勾如雨落在我肚腹背部衛護著腦門的瘦削前臂終至倒下，在某個轉角擦身而過之片刻，伸手擊掌，你便被拉進繩索場內承接我那個磨難的生活。

或者像是這個廉價賓館套房裡侷促晦暗的浴廁間。此刻熱騰霧氣瀰漫，牆上裂痕如葉脈分岔滋長，每個孔隙泌溢出無盡水珠，日光燈泡兀自閃滅，裡頭鎢絲不堪輪轉之情慾燎燒，已散發出焦臭氣味，蓮蓬頭嘩嘩水落，浴缸久未經刷洗佈上一層極薄極薄如癬般赭黃污垢。那時你的身體纏捲在我身後一如塑料軟管，在我裂綻斑剝的磁磚之背脊壁面上拍擊搖動，我的下腹抵住洗臉台而凹陷，雙手撐持防滑扶桿，使盡全身力氣背馱起浪湧襲岸的重量，我感到自己就像是這一間滲水不止的房間那樣，在皮膚的每一個最微小的洞口浸透你巨大無比的憂傷，並且在那些匍匐埋設暗管線路的，房間的陰暗背面，磨蝕深深的溝道。

於是，有那麼一個喘籲間歇之片刻，我抬起頭，穿過濛霧的梳妝鏡面，如臨一片深湛幽黯的湖。湖光倒影，你的下頷正抵我裸岩一般的肩骨，蓬亂的髮彷彿枝垂水面，兩張面容如許相同在波瀾裡交疊曳動。那個片刻，我再無法分辨得出那個身體及其如瓶負載的記憶才是自己，又何者是你了。

K，我幾乎要反身向你，像你曾經對待我的方式那樣，將你壓在光影傾軋的底下，那些騎樓暗巷、那些夜黯無人的樓頂天台、那些迴廊盡頭的廁所，狠狠地傷毀你一回；然而我終只是靜靜在這，任你再次趴伏身上可悲至極地穿越……

那一間初中的課室。

我記得，當我初次走進那間課室，在老師引領下站在那木質夾板裝拼而成的講台，面對無以計數的，像是夜黯森林中環圍周身的磷磷窺視之目光，我如待哺幼獸般懼怕，不論台下的其他人如何起鬨訕笑，自始自終將頭沉沉地垂落，因而對於那天的印象，只有自己兩隻孱弱泛白的腿，從黯藍制服短褲羞赧地裸裎著。

或許故事從第一個場景就走了調了，燈光焦聚落在與我擦身的幾步之遠，遂使我陷入一片漆黑的舞台。倘若那時當老師在向著全班委婉解釋我因為父母離異等等因素到這就讀，要同學們多多關照新朋友時，我表現得正如同台下其他正值青春期的倨傲男孩們，昂昂首，下巴也翹得老高的，鼻子悶哼出一聲當作見面招呼，那麼由K所統御的那群少年，應該會用不同的眼光待我；然而事實卻是，我在被眾人所盯視期待的壓力下，突地哽咽地哭了出來，然後便聽到陌生的聲音喧

嚷著：「他哭了耶，像個女生一樣。」

至此便決定了往後的日子將像個扁平陰影那樣拖在髒污的地上。我被分配坐在K旁側之空位。開始是，所有人品嘗回味醅酏酒香那樣，輕輕晃搖高腳杯身淺淺啜飲，每節課堂中間圍到我位置四周，左一句右一句重複著那時老師口裡所說出的關鍵詞語，比較膽大的使用指尖在我身上戳抵逗弄，見我悶著頭不敢表現任何回應就說：「怎麼不哭了呢。」如今回想，夾雜在每堂課間那些「你的爸爸是不是在外頭偷養女人……」「還是媽媽和小男朋友跑掉了……」「那麼你這個沒有人要的小孩……」「哈哈哈哈哈……」有許多我至今仍然不甚瞭解的敵意和傷害存乎其間，就像是結群同伴將什麼貓貓狗狗圍困在暗巷盡頭，然後毫無意義用樹枝或石頭攻擊牠，只為見那些獸族從齜牙吠叫以至完全喪失反擊意識，任由巨大之創痛降臨的落難過程。

他們從中究竟看到了什麼？會是慶幸自己沒有淪落和我一樣的處境，或者其實是同情的，只是迫於其他人對我的態度不得不然，還是因為詆譏的本身，使他們感到自己有什麼是勝過一籌，我不曉得。然而，那時的我依稀能夠感受到當他們一而再地拗斷我的筆心，或是用粉筆在我的桌面塗鴉，那些少年們往往會不經意地瞥向坐在一旁，總是靜靜觀看一切發生的K，然後他們會略帶矯揉造作地一如舞台劇演員為吸引目光而誇大聲腔姿勢，進行對我的欺負。

接踵而至的言行挑釁，像是課間鐘響，規律地在每一日重複發生。譬如每當輪到我朗讀或答題，坐在附近之同學便會開始扯緊嗓子，震動極薄金屬簧片那樣發出嗡嗡鳴鳴的聲音，頃刻已傳遍至更遠的課室，一如縈迴不已的蟬噪聲，僅只為諧謔我那時尖細的猶未變聲完全的嗓音；許多時候我會沒來由地遭致眾人以紙團扔擲襲打，以至我的座位四周圍，總是堆聚著大批的各式垃圾，一早白潔熨整的制服到校不久即遍佈污漬，他們會刻意捏住鼻子走經過我的身邊，或在不經意與我擦肩而過之際，會像是有什麼傳染病一樣將碰觸到的部位迅即擦拭，而後惡戲地抹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或衣上；或者是，針對我嬌弱蒼白的身體和與他們的陽剛相對之言行舉止，開些低級下流的黃腔笑話，有如反覆玩弄著含羞草葉，若見我頷首低垂，耳根到面頰開始泛紅，便會興奮至極地嘩嘩嘲笑，後來便是不時在我的抽屜裡塞放男性女性的色情圖片，甚或有多次好幾個人發明了一種將我綑縛在座椅上的遊戲，脫去我的外衣外褲，然後像是那些槌擊冒出之動物腦勺以累積分數的遊戲機台，同時間許多隻手玩弄我裸裎之部位，亦或連人帶椅拖起就往窗框擊撞……

後來我才知曉所有的暗影傷害背後都是由坐在我隔鄰的K所指使主導。那樣一個在當時我的眼底如此碩大，如若一堵牆高高佔據在我之旁側，棚架藤蔭遮覆我整個初中歲月之窗台光源，那樣一個，在當時班上甚少已下巴叢生鬍鬚，雙臂兩腿結實且毛絨如林，一開口便有如枯葉摩娑般低沉沙啞的男人。

縱使剛開始時K未曾對我有過什麼直接的傷害之行，但是我曾經幾度在校園的暗處角落，例如舊大樓後邊堆置垃圾或是資源回收之畸零地、鐵柵封鎖的樓頂水塔、課間時候空無一人的室內球場之看台區，看見，那些平時班上與我同樣遭

受欺侮的胖子、文弱羞怯之乖學生，或者一些表現出來和師長較為親近的人，K正對他們施予暴力或者是什麼求索。那些，像是牆垣覆蓋或是泥土礫石間的葛藤蔓植之闐黯光陰，我每日萬分恐懼著下一個將換到我成為那個被籠罩之對象，卻又不敢對任何人訴說。

那段時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

那種毫無緣由地被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紙，此後不論走到那裡，都會在頃刻間被從眾人中像是內部齒輪卡榫瑕疵的故障機械玩具通過雷射光照，或者是身上帶有銅幣銀器走過機場通關之金屬探測器，嘩嘩一聲，遂被挑揀而出，然後便予以排拒或扔棄。

沒有被告知以原因。

只因為非我族類。

並且影響所及持續至我往後的人事遭遇。

我曾經在後來的幾段感情關係，一旦發展至身體相互撫觸的親密時刻，即會莫名地想起那一段屢遭拗折欺辱一如沙包破布裂綻出腹中棉絮之情景，於是伴侶每個指尖旋即鋒銳無比地穿刺我悉心搭築的罩殼，直抵貝蛤般的軟體內裡，而後我便會在極短時間內逃離對方，再無法繼續下去；我也曾經徘徊流連於那些漂流慾室，酒吧旅店群集的霓光侵奪之暗巷街道、午夜背光的公園涼亭或公廁，甚或虛擬世界裡的假面告白，與那些一個繼一個的陌生身體，無異於最初別人曾對我所做過的那樣，交會、互殘、丟棄；我曾經像是操玩掌中玩偶那樣地，在讀書室包廂內對當時欽慕自己的女同學絕望地掏弄然後遺棄，至此以後我終於徹徹底底滑離了幸福生活之航道；或是在某一次集體出遊留宿在大通鋪的午夜之時，情不自禁地，伸手探進酒醉不醒的友人的硬勃的褲襠之中……，在那一次次地，企圖以更為冷酷之方式對待這個世界，以背離最初被傷害的記憶的同時，我反覆自問著，自己究竟是做錯了什麼？

我記得有一回我終承受不住那一而再地唾罵和攻擊，轉身向著旁側默不作聲的K悲憤欲絕地咆吼，為什麼你要讓他們對我這樣……

「因為你讓我看到我所厭棄的自己。」

K毫無表情地說。

再一次遇見他已經是好多年後的此際。在我慣常行走之街道。走在那些店鋪櫥窗以及商業大樓簇擁之城市景觀，在那些裝著表情一式的車流人群間，我看見沒隱其中的，那已然褪去了一直以來彷彿如厲石般深抵我記憶肌理的K。我在擦肩而過之際叫住了他。

K，是時我們都已經不再年輕。迥然不同於當初那個巨大身影，他的背已駝、肩胛骨微微傾斜，像一棵長壞的植物不及支架繩索調整固定，腋下揣著一個厚沉公事包，幾乎要將他拖垮，襯衫卻依舊打折蓬亂，衣角翻起，在他急促說話時像奄奄拍跳肚腹袒露的魚，臉之輪廓幾經時光削鱗更為瘦陷，滿腮鬍鬚乾枯如草。我為我們這樣的相遇感到侷促而悲傷，但他卻像是抱擁著舢舨浮木漂流已久的落難者，在看見遠方航船笛鳴之幻影而興起複雜的願望那樣，向我泅泳而來，滔滔

不決地訴說著自己的近況，那些工作職場的權力鬥爭暗潮、那些像是手懸握泳池岸邊蹬腳踢腿練習打水般重複又重複的職務內容、那些何處有人便湊往那去的週末假期，他且告訴我已結了婚小孩生有兩個，他的妻亦是在他們公司所認識……

在那個路口，在那彷彿川流不盡的車陣、霓虹燈招、如蟻之行人之間，我被他瑣碎的，像是葉脈不斷歧岔而出的生命細節搞得昏眩不已，沒想到這就是那個傷毀我甚劇之人，後來衰老的模樣；並且我竟已高過於他、壯碩於他，且隨著他說得愈多愈紛亂，他愈像一道短小的影子，截斷於光影記憶之壁面。

後來他說我們找個地方再坐坐好吧。

這一切太過於平靜了。像是有什麼重要的部分被忽略未提，細微的齒輪或者軸柱在不被注意的當口被拆除卸下，整台機件於是乎就此故障停擺。

你怎麼能夠保持那樣的平靜？

我依然記得那僅有的一次遭逢。

那一間走廊盡頭的廁所。那一段時間，爲了躲避如廁之際，那些像是觀看奇珍異物般，朝向我指指點點，或者是諸如喧鬧著潑桶水進到我所在隔間的人，我總是每個課間刻意地繞過旋梯而下，走經過漆白藤架、石子鋪路、跳遠沙坑、平衡木桿，復又橫越整座黃土操場，到另外一棟校舍最僻遠之角落。那些時候，彷彿將整個世界關在背後的那間課室，我孤身跨越爭端傷害之界線，逃離至遠方的城空之境；沒想卻在那林蔭遮蔽，堆放著爛腐箱盒與各式什物的邊陲廢墟，赫然遇見K的闖入，且同時他亦是獨自徘徊在這。我想起那許多次他的默許下其他同學對我做過的種種侵害，以及在各個角落目睹過的K對別人之恐嚇威脅，這次知曉終輪到自己被那一道延伸吞噬的陰影所籠罩住，竟有些平靜。

我提高音調問他你怎麼也在這，他默默不語沒說什麼話。只是走靠近我。K卻忽然像是潮湧間溺水之人那樣胡亂地拾撈身邊任何觸手可及的漂流浮木般，狠狠揣住我的衣袖，我被他突如其來的舉動驚詫地忘記做出抵抗，便隨他扯拉進那間旋流逆迴的狹暗廁所之深淵，四周圍不斷冒浮自口鼻而出的大大小小的氣泡，而那些曠廢時日的，塗鴉齷齪字句的牆壁門面之裂隙始恣意生長纏捲藤蔓，在那無光的河底，那最裡側塞放掃除用具的工作間，我們像是夾擠在洞岩之中，身體抵靠著身體。

我幾乎準備好承受他接續而至的沉重拳落，盡力護衛著頭部以及肚腹，蜷曲蝦身似躬背防阻著他的下一步動作。我想，我就要在這個不被人發現的水面下沉沒了嗎？K會裝作若無其事地攀岸離開，持續著他的以傷害別人賴以爲生之生命旅程嗎？我的消失又會在多久之後才會被人想起？

然而，在我紛亂地等待他迎襲之舉的時候，他並沒有如我所預期的揮拳在我的臉上，卻是一把將我抱擁在自己呼喘漸促全身顫動且冰冷如若瀕危之軀的身體裡頭……

我在鏡中看見那個倒影一樣的自己。

那樣一個在時光磨滅中失去立體景深的扭曲廓線，領結已鬆，袖扣脫落，內裡襯衣的一角袒露在外，而家中仍有妻與子在等待下班復歸，或許外頭有幾個情

婦，也或許別人視他已經是一個中年疲乏如彈簧再無法恢復昔往原狀之男人。偶爾我會想，如若過去的某些事不曾發生，那麼現在的我，會不會過著另外的一種人生？在那些命運交織的岔口，K是否在傷毀我的行舉的同時，像是船身觸礁的反作用力底下，帶走原本屬於我的生命之岩屑，架接了我原本必須遭遇的朽枝敗葉？如果最初的我不曾表現像是雛鳥軟弱，而確確實實反抗過那些傷害我的其他人一次；如果那時候我沒有恰好在那裡遇見K；如果說後來K沒有在不被任何人知曉的情況下，突然轉學消失，再後來我才輾轉聽說他父母於他那最後一段在校時期，即已屢次劇烈爭執終至離異，K於是與母親顛沛流離至他市……。或許故事在第一個場景就走了調了。我們卻一再在與他人的交會時刻，搶先扮演那個傷毀或丟棄別人的角色，說穿了僅只為避免淪為他人記憶之暗影，像是那些無光的荒涼劇場的後台景觀；然而那些傷毀發生的時刻，早已經確定了如鏡對照的兩肇，將會恆久地沉默對視的命運。

我記得曾經有一次，我在那時獨自賃居的公寓，夜黯時分聽聞到新聞報導裡年輕學生自毀之消息，開始並非那樣在意那些每日旋迴在週身，令人再無法物傷其類的這類事情，然而到了最後報導至學生背景之際，我卻赫然發現那是當初亦如我在那間初中課室的另一個暗角，默默承受著這個世界施予他之冷漠對待的孩子，頃刻不禁全身劇烈發顫，彷彿在那個午夜暗室，看見自己曳拖在牆角的影子。

K說，你讓我看到我所厭棄的自己。

那時我反身向K，在那一間淚流不止的幽黯室內，折身將他壓抵在身體記憶的下面，我們的雙腿纏繞糾結，兩手抱擁如繫著在一起的繩索，我看著昔時那個罩籠在我之旁側的巨大身體如今塌潰在迢迢時間的盡頭，形影交錯逆蝕，如今換為我身下那片抖顫弱小的燭影，我想，我們終究是同樣的孤寂的，在那間無人廁所，往後的那些酒吧、那些汽車旅館、暗夜公園，當他抽抽噎噎地，在我們彼此身上埋下傷毀的種子，我想他一定不會料想得到那樣的被他所棄置的命運，那麼久以後會繁茂植長重又覆蓋住他，在那一個片刻我突然明白了在那以後的他的生活，是以怎麼樣子倒逆著我的方式在進行著，一如街燈下那曳長復又縮短的光影，終是離不開它所欲背棄的物事。

於是，有那麼一個喘嚙間歇之片刻，我抬起頭，穿過濛霧的梳妝鏡面，一片深湛幽黯的湖，湖光倒影，我看見他的樣子和自己的重又疊映在一起，終至再無法分別開來，在彼此相似的身體底下，恆久地顫動搖晃著……

直到時間掩熄了光。